

水缸盛满旧时光

旧影重现

军旅岁月里的 爱与坚守

1965年冬,18岁的我穿上军装,成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某部队侦察兵。训练时我不敢懈怠,连续三年获评“五好战士”;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,我荣立一等功。从普通战士到班长、排长,再到团侦察参谋、军侦察参谋、珍宝岛前线指挥部参谋、连长,每一步我都走得扎实。

1970年9月,入伍五年首次探亲,舅舅托人给我介绍对象雪梅花——一位教师。几次见面后,聊天时的踏实感让我心有归宿。临走前,我鼓起勇气约她到照相馆拍合影定下亲事。回部队后,我们靠书信传情,字里行间满是思念。

1972年初,部队批准结婚申请,我当即买火车票回河南。3月2日领结婚证,无彩礼,我骑车接她从市区回老家。婚房是旧屋,连新床单都没铺,也没宴请亲友。新婚才三天,部队紧急事务催归队,我只能挥泪告别妻子和家人踏上征程。直到两年后退伍,我才回乡团聚。

如今回望,一身军装承载使命担当,一段军婚扛起两地牵挂与坚忍。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,妻子独自撑家、照顾老人、坚守讲台,把辛苦委屈藏心里,从未怨言。没有她默默付出守候,就没有我的安心与荣光。这份相濡以沫的情意,我会用余生好好珍惜。朱坤增 讲述
杜成一 整理

周末我回老家,给父母家打扫卫生。在厨房的一角,有口大水缸,掀开缸盖,一股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,里面还盛着一缸清水。现在家里通自来水了,我觉得这口缸也该下岗了,想把它清理出去。父亲阻止我说:“还是放在那里吧,万一停水呢?万一再发生火灾呢?这可是口‘平安缸’呢!”



这口水缸是土黄色的粗陶制品,口圆腹大,缸沿粗粝,不知盛过多少担水。记得小时候,每天早晨,父亲肩上的担杖钩和水桶清脆撞击声、母亲在缸沿“嚅嚅”磨刀声和鸡鸣狗吠组成了童年时最美的晨曲。父亲挑着水桶,到村口的深井里提上清冽的井水,一担担挑满缸。母亲一瓢瓢舀出来,做出可口的饭菜,滋养着我们全家人。那时候,每天除了我们全家8口人的生活饮水,还有院子里的鸡鸭猪羊也都等着喝水。这口大缸,盛满了甘甜的井水,也盛满了父母的辛劳。

缸里的水清澈无尘,映出我的倒影,让我不由得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。小时候,我和姐姐经常踩着凳子,看缸里映出屋顶的房梁,用手一戳,倒影就扭曲变形,碎成一缸银鳞,引得我们咯咯直笑。夏天时我在外面玩耍,热得口

干舌燥。回到家,掀开缸盖,凉气扑面,清水映着我红扑扑的小脸。随手舀起一瓢水,一仰脖“咕咚咕咚”就喝下去,一股清凉传遍全身,感觉暑气顿消。早晨喝粥,太烫不敢喝,母亲就把热粥放在缸里,荡出一圈圈涟漪。不一会,拿出一喝,不冷不热正好。买回来的西瓜,用缸里的水一浸,切开咬一口,满口都是清凉的甘甜。

后来,家里有了压水井,一放学就我就压井,拎着小桶往缸里打水,让在地里整日劳作的父亲歇口气。刚开始,水像一位顽皮的孩子,在缸底欢快地溅起一串串水花,水缸快满时,声音渐渐小了,又像沉稳不语的父亲了。打满一缸水,父母摸着我的头欣慰地表扬我:“俺小乖真懂事,能干活了。”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。

水缸盛水时间长了,缸里就容易沉淀杂质,得定期清洗水缸。我最喜欢帮母亲刷水缸,看到母亲把水缸歪倒,我就赶紧接过母亲手里的专用炊帚,把脑袋探进缸里,仔细清洗水缸。这时候,在缸里说话,会发出“嗡嗡”的响声,非常有趣,后来才知道,这是声音共鸣现象。有了干净的水和水缸,我们全家人喝了都健健康康的,很少生病。父母都是老实厚道的人,心地善良,从不和人斤斤计较。“人的心要善,缸的水要清”,父母从小这样教育我们姊妹几个,让我们走得正,行得直。从这口水缸里,我汲取着身体的养分,有了强健的体魄,也汲取着精神的养分,给了我行走世间的力量。

历经沧桑岁月,这口大缸的釉面已经黯淡,缸沿上留下一道道磨痕,记录着家里的烟火日子。

[山东·青岛] 庄培耀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51

杨玉琼允诺。以后阎芳州再来家里关心她和孩子,她就正常接待,还和老牛在时一样。其实,她也不反感阎芳州,有时还期盼他来说说话,填补寂寞的时光,也能增长见闻。阎芳州酷爱读书,又上过大学,肚子里的干货多着呢。前一阵子不愿见他,除了怪他不事先商量就和范兰枝断了之外,更多的还是替阎芳州考虑。自己孤儿寡母嫁给阎芳州,不是拖累人家吗?凭人家条件,啥模样的找不到?自己带着孩子过也挺好,不会让会会受继父的气。但又一想,随着会会一天天长大,必然会问父亲哪里去了。若说出

实情,会不会因为幼小年纪就失去父爱,对孩子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呢?一想到这些,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。阎芳州来了,不光是和她说说话,还逗会会玩儿,还买来会会喜欢的玩具。只要会会没有被保姆抱走,阎芳州就抱着他,逗他玩儿,把会会高兴得直撒欢。看到这一幕,杨玉琼就有些动心,要是会会在牛幸娃牺牲之后,有阎芳州这么一个父亲有多好,他不仅喜欢会会,还有知识有文化,会教会会许多东西,那样对会会的成长也是有利的。但若是这样,就又觉得亏待了阎芳州,心里格外矛盾,还是把心里对阎芳州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。

让阎芳州进了门,两人的交流自然就多了起来。这扇

门,是苗丽萍帮阎芳州撬开的,这后面自然有金昌浩和王永学的主意。金昌浩、王永学和苗丽萍都是阎芳州在镜铁山时的“老铁”,当有人诬陷他和杨玉琼有不正当关系,非要扒掉他身上那身军衣时,是在老金家里,金昌浩和王永学劝他离开镜铁山去考大学的,使他躲过一劫,不仅到大学深造,还在毕业后又回部队取得进步。对这一切阎芳州是牢记在心的,也知道他们是支持自己和杨玉琼结合的,是热切盼望的,这是牛幸娃牺牲后,使杨玉琼母子得到长期照顾的最佳结合。他相信有众人的支持,按耐心等待智取为上的原则去实施,就一定会把杨玉琼那颗心焐热,追求到属于自己的爱情,也为照顾烈士家属尽一份心力。

让阎芳州进门,表明了杨玉琼对他的态度,证明了杨玉琼对他并

不反感,甚至是喜欢他的,只是“一根筋”的她还没有别过来,这还需要时间,他有这个耐心,也有足够的智慧。开始,他把写的一封信、一首诗送给杨玉琼看,让她不用听口头表白,就能感到自己那颗炽热的心。

一次,当阎芳州又一次向杨玉琼表达爱意时,杨玉琼说:“你不是同情我们母子,而是爱我,喜欢会会,这个情意我领了。但我真的是配不上你,各方面差距太大,你死了这份心吧!”

阎芳州说:“咱俩有什么差距?”

杨玉琼说:“你是大学生,我就是个初中生;你会写小说搞创作,我只会发药打针;你没结婚是个帅小伙,我结婚生了孩子,成了黄脸婆。” 待续